

文選學權與音
文選學權與音
文選學權與音



三 三 三

四 三

五 三 三

六 三 三

七 三 三

八 三

九 三 三



文選理學權輿補

孫志祖輯

中華書局

文選理學權輿補

仁和孫志祖頤谷輯

前賢評論

逡遁。和。副。擗咬。視。免。黃巷。隸齒。尸韓。三影。奚斯。渚。河。

顏師古匡謬正俗曰。賈誼過秦云。嘗以十倍之地。百萬之衆。仰關而攻秦。秦人開關延敵。九國之師。逡遁而不敢進。秦無亡矢遺鏃之費。而天下已困矣。遁者。蓋取盾之聲。以爲巡字。當音詳遵反。此言九國地廣兵強。相率西嚮。仰形勝之地。沂函谷之關。欲攻秦室。秦人恃其險固。無懼敵之心。不加距閉。開關而待。然九國畏懷。自度無功。持疑不進。坐致敗散耳。後之學者。既不知道爲巡字。遂改爲遁逃。因就釋云。九國初見秦閉關。謂其可勝。所以率兵來攻。忽見秦人開關。各懷恐懼。遂卽奔走。故潘安仁西征賦云。或開關而延敵。競遁逃以奔竄。斯爲誤矣。若見秦開關遁逃而走。卽應大被追躡。覆軍殺將。豈得但言不敢進而已乎。且書本好者。今猶爲逡遁。不作遁逃也。案今文選作遁逃。註云。史記作逡逡遁逃。

如淳漢書音義曰。舊亭傳于四角面百步築土。上有屋。屋上有柱。出高丈餘。有大板貫柱四出。名曰桓表。縣所都夾兩邊各一桓。陳留之俗。言桓聲如和。今猶謂之和表也。說文云。桓是亭郵表也。東京賦云。迄于上林。結徒爲營。案今文選本。脫于字爲字。敍和樹表。司鐸授鉦。敍比也。軍之正門爲和。樹表設牙形以表之。

副貳之字。副字本爲福字。從衣畱聲。今俗呼一襲爲一福衣。蓋取其充備之意。非以覆蔽形體爲名也。然而書史假借。遂以副字代之。副本音普力反。義訓剖劈。字或作臨。詩云。不圻不副。周禮有福辜。竝其正義也。後之學者。不知有福字。翻以副貳爲正體。副圻爲假借。讀詩不圻不副。乃以朱點發副字。已乖本音。又張平子西京賦云。仰福帝居。東京賦云。順時服而設福。竝爲副貳。傳寫訛舛。衣轉爲示。讀者便呼爲福祿之福。失之遠矣。

淫蠹亂樂。案蠹者非法之曲。不正之音爾。非謂水中蠹黽之聲也。又張平子東京賦云。咸池不齊度于蠹咬。而衆聽或疑。豈謂蠹黽之聲。乃與咸池相似乎。是知淫樂之聲矣。

張衡東京賦云。祈禱禳災。蓋謂求福而除禍耳。案說文解字曰。祝。福也。字林音弋余反。字本作祝。從示從虎。音斯從虎者。故作祝耳。今之讀者。不識祝字義訓。乃呼爲神祇之祇。云求神而卻災。或改祝字爲禱。禱者祭名。又失之也。

左傳說晉討趙同趙括。而武從姬氏。畜于公宮。以其田與祁奚。故韓厥言于晉侯曰。成季之勳。宣孟之忠。而無後。爲善者其懼矣。三代之令王。皆數百年保天之祿。夫豈無僻王。賴先哲以免也。蓋言三代亦有邪僻之君。但賴其先人。以免禍難。故得不危亡。而歷祚長久。今何得不思趙衰趙盾之功。德而立後乎。故晉侯立趙氏。而反其田爾。潘安仁西征賦云。平失道而東遷。繫二國而是祐。豈時王之無僻。賴先哲以長懋。懋訓勉勵之勉。既改左傳本文。於義未爲允愜。

西征賦又云。發閼鄉而警策。憩黃巷以濟潼。黃巷者。蓋謂潼關之外。深道如巷。以其土色正黃。故謂之黃巷爾。過此長巷。卽至潼關。此巷是古昔以來。東西大道。年代經久。車徒輻湊。飛塵飄散。所以極深。隋帝惡其濬險。恐有變故。始移大道。去巷逐高。更開平路耳。今其故跡猶存。而說者不曉巷之意。不知其處安在。乃曰巷當爲卷。晉去權反。解云。今閼鄉西黃天原是。案郭緣生述征記曰。皇天塢在閼鄉東南。或云。衛太子始奔。揮涕仰呼皇天。百姓憐之。因以名塢。又戴延之西征記曰。皇天固去九泉十五里。據此而言。黃天原本以塢固得名。自有解釋。又在舊閼鄉。潘生自秦之東。不得先發閼鄉。始泝黃巷也。且閼鄉之側行道。乃在乎平川。非迥原也。此爲穿鑿。妄生意見。且賦本千萬。有作卷字者乎。後生好奇。乃輒改書本。以卷易巷。斯可正矣。

又云。懷夫蕭曹邴魏之相。辛李衛霍之將。自此已下。歷道漢之名臣。至於終童山東之英妙。賈生洛陽之才。子皆美其立功于朝。著名當時。晉鳳恭顯之任勢也。蕭灼四方。震耀都鄙。而死之日。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。此言王晉王鳳宏恭石顯之徒。無德而祿。有穢彝倫。身沒之後。考其名行。乃不得與蕭曹終賈之卒徒奴隸齒。潘生所以深鄙賤其人。示貶抑之甚也。後之讀者。不詳其意。但言不得與十餘之屬爲齒。乃謂隸齒爲齊等之義。謝朓宣城郡詩曰。羣龍難隸齒。豈非僻謬案若但言晉鳳恭顯不如蕭曹邴魏。安足以明激勸乎。且隸齒之言。未爲典故。安所取詳。

又云。感市閭之叢井。類尸韓之舊處。丞屬號而守關。人百身以納贖。豈生命之易投。誠惠愛之洽著。案班

書趙廣漢傳云。廣漢下廷尉獄。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。或言臣生無益于縣官。願代趙京兆死。使得牧養小民。廣漢竟坐腰斬。而韓延壽傳云。延壽棄市。吏民數千人。送至渭城。老小扶持車轂。爭奏酒炙。延壽不忍拒。逆人人爲飲酒石餘。使掾吏分謝送者。遠苦吏民。延壽死無所恨。百姓莫不流涕。安仁論延壽之死。所舉廣漢之請代。則用事之不審。蓋亦爲文之瑕類焉。

潘安仁秋興賦云。班鬢影以承弁。素髮颯以垂領。讀者皆以影爲杉晉。案許氏說文解字云。三毛飾。畫之文也。象形。字林音山廉反。此字旣訓形飾。所以形及影字竝從三。說文解字解影字云。長髮森森也。從三。字林音方周反。此字旣指訓髮貌。所以鬢髮之屬字。皆從影字。安仁之辭。正合義訓。今讀秋興賦。當晉方周反。不得謂之三也。

詩魯頌云。新廟奕奕。奚斯所作。蓋言奚斯置造此廟。而王延壽靈光殿賦云。詩人之賦。感物而作。故奚斯頌信。歌其路寢。陳思王承露盤銘序云。奚斯頌魯。謂此詩爲奚斯所作。旣無所據。與本義乖矣。

爾雅云。小洲曰渚。小渚曰汚。此蓋水中之高處可居者耳。詩云。鴻飛遵渚。言傍洲渚之間。而劉孝標辨命論云。三閭沈骸湘渚。案屈原赴汨羅而死。謂深水處。非洲渚也。

辨命論又云。楚師屠漢卒。睢河鯁其流。案史記班書。楚敗漢軍於睢上。多殺士卒。睢水爲之不流。本非河上去河遠矣。

盧橘。白鵝。

朱翌

字新仲
桐鄉人

猗覺寮雜記曰。嶺外以枇杷爲盧橘子。故東坡云。盧橘楊梅次第新。又南村諸楊北村盧。白花青葉冬不枯。唐子西亦云。盧橘枇杷。一物也。案上林賦。盧橘夏熟。李善引應劭云。伊尹書曰。箕山之東。有盧橘夏熟。晉灼曰。盧。黑也。上林賦又別出枇杷。恐非一物。枇杷熟則黃。不應云盧。初學記。張勃吳錄曰。建安有橘。冬月於樹上覆裹之。明年春夏。色變青黑。味絕美。繼云。上林賦。盧橘夏熟。又太平御覽載魏王花木志。蜀土有給客橙。似橘而小。若柚而香。冬夏花實相繼。亦名盧橘。又載郭璞註上林賦。盧橘夏熟。蜀中有給客橙。卽此橘也。考二事則非枇杷甚明。東坡子西但見嶺外所呼。故云爾。惠洪冷齋夜話亦辨之。但未詳。

四海之內。物有未盡識者。不可著之書。鵬白羽黑文。胸頸皆青。冠面足皆赤。不純白也。雪賦乃曰。白鵬失素。是未盡識鵬也。

李密陳情表。出師表缺句。君苗。古詩文宜改定字。古書不可妄改。玉樹。辦華。賂藐。

流眄。防露之曲。集文選文士姓名。草薰。白閒。千眠。文賦列十體。海賦。薛綜注西。

京賦。上林賦連縣字。搗素賦。雪賦月賦。蘇李五言詩。陸士衡詩。傅元雜詩。凝笳疊。

鼓。莊廬。謝詩。次疊。平楚。裕眠。探情以華。杜詩本選。疊韻。墜露落英。趙李。

四言詩。古詩。賤妾亦何爲。晚見朝日。王粲詩用劉歆賦語。古詩可考春秋改月之證。

竭來。牽絲。文選生煙字。夠字。旖靡旖旎。腎膏。點與玷同。鮮明日翠。劉孝標世說。

註引左思別傳。日昃曰映。金虎。風行水上。紫梨。盧橘。君遷樹。八蠶之綿。

楊升菴慎文集曰。李密陳情表。有少仕僞朝之句。責備者。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。嘗見佛書引此文。僞朝作荒朝。蓋密之初文也。僞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。劉靜修詩。若將文字論心術。恐有無邊受屈人。蓋指此類乎。近日趙宏道作令伯祠記。辯僞朝字。惜未見此。

案荒朝亦不可解。且其所謂佛書者。不知何書也。豈升菴杜撰以欺世耶。

孔明出師表。今世所傳。皆本三國志。案文選所載先帝之靈下。若無興德之言六字。他本皆無。於義有缺。當以文選爲正。

案李善註云。蜀志載亮表云。若無興德之言。則戮允等。以章其慢。今此無上六字。於義有闕。誤矣。然則三國志有此六字。而文選本缺也。今文選本有此六字者。後人所加。升菴乃以爲文選有而他本缺乎。又案蜀志武侯傳。亦無此六字。董允傳有之。

唐人云。君苗無姓。呂安無字。此言何謂也。案文選注。呂安字仲悌。又應瑒有與從弟君苗書。則唐人所云者。止謂史失其傳耳。亦訓人不可不通文選也。曠誤

顏延年赭白馬賦。戒出豕之敗駕。惕飛鳥之踣衡。出字不如突字。杜子美詩。大家東征。逐子回。逐字不如將字。白居易詩。千呼萬喚始出來。始字不如才字。詩文有作者未工。而後人改定者。勝如此類多有之。使作者復生。亦必心服也。

古書不可妄改。聊舉二端。如曹子建名都篇。膾鯁胎蝦。寒鼈炙熊膳。此舊本也。五臣妄改作魚鼈。蓋魚鼈膾鯁。毛詩舊句。淺識者孰不以爲寒字誤而從魚字邪。不思寒與魚字形相遠。音呼又別。何得誤至於此。文選李善注云。今之時餉謂之寒。蓋韓國饌用此法。鹽鐵論羊淹鷄寒。崔駰傳亦有鷄寒。曹植文。寒鷄蒸麕。劉熙釋名。韓鷄爲正。古字寒與韓通也。

左思三都賦序。譏揚雄賦甘泉。不當言玉樹青蔥。誤矣。揚雄言玉樹者。武帝所作。集衆寶爲之以娛神。非謂自然生之。猶下句言馬犀金人也。

張平子西京賦。上辯華以交分。下刻陷其若削。辯華。辯駁華麗也。辯古斑字。又音葩。或寫作斑。梁元帝纂文云。辯華文麗也。

西京賦。藐流眄。一顧傾城。注。眄。眉睫之間。藐。好視容也。今案詩云。猗嗟名兮。玉篇引之名作顙。眉目之間也。字從冥。言美人眉目流眄。使人冥迷。所謂一顧傾城也。昭顯字異音同義。

文賦。寤防露與桑閒。又雖悲而不雅。注。引東方朔七諫。謂楚客放而防露作。此說謬矣。若指楚客卽爲屈原。屈原忠諫放逐。其辭何得云不雅。防露與桑閒爲對。則爲淫曲可知。謝莊月賦。徘徊房露。惆悵陽阿。注。房露古曲名。房與防古字通。以防露對陽阿。又可證其非雅曲也。拾翠集引王彪之竹賦云。上承霄而防露。下漏月而來風。庇清彈于幕下。影耀歌于帷中。蓋楚人男女相悅之曲。有防露有鷄鳴。如今之竹枝。東坡志林亦云。然則竹枝之來亦古矣。詩云。野有蔓草。零露漙兮。有美一人。清揚婉兮。邂逅相遇。適我願兮。

以此推之，防露之意可知。

梁昭明太子統聚文士劉孝威、庾肩吾、徐防、江伯操、孔敬通、惠子悅、徐陵、王固、孔燦、鮑至十人，謂之高齋十學士。集文選，今襄陽有文選樓。池州有文選臺，未知何地爲的，但十人姓名，人多不知，故特著之。

佛經云：奇草芳花，能逆風聞薰。江淹別賦：閨中風暖，陌上草薰，正用佛經語。六一詞云：草薰風暖，搖征轡。

又用江淹語。今草堂詞改薰作芳，蓋未見文選者也。宏明集：地芝候月，天華逆風。

西都賦：招白閒，下雙鵠，揄文竿，出比目。二句爲對，白閒猶黃閒也。弓弩之屬，御覽引風俗通：白閒，古弓名。文選以閒爲鵠，非也。

陸機文賦：清麗千眠。注：光色盛貌。一作瑤綿。望山谷青瑤也。見說文。轉作芊綿。章莊詩：可憐芳草更芊綿。

文賦：詩緣情而綺靡，賦體物而瀏亮，碑披文以相質，誄纏綿而悽愴，銘博約而溫潤，箴頓挫而清壯，頌優游以彬蔚，論精微而朗暢，奏平徹以閑雅，說煒曄而譎誑，分文之十體，各以四字盡之，可謂妙矣。往年鶴州蔡衡仲云：束皙尙補笙詩，文賦奚傷，余漫應曰：序原始以要終，記制器而尙象，衡仲曰：二語妥帖，兼是聖經，更無褻彈也。

文選載木元虛海賦，似非全文。南史稱張融海賦勝元虛，惜今不傳。北堂書鈔載其略，如湍轉則日月似驚，浪動則星河如覆，信爲奇也。

西京賦。繚垣綿聯。四百餘里。此句本不必註。薛綜注。繚垣猶繞了也。李善又改垣爲亘。益不通矣。班固西都賦。繚以周牆。卽此句也。垣本是牆。何必改作亘。唐人崔塗繡嶺宮詩。苑路暗迷香輦地。繚垣秋斷草煙深。王和甫冬日詩。繚垣烏鵲近人飛。其用字固不以薛注爲然也。

案薛綜本作繚亘。故以繞了解之。李善本作垣。故云。今並以亘爲垣。且引西都賦句爲證。非李善改垣爲亘也。升菴誤。

上林賦。垂條扶疎。落英幡纒。紛溶溶。參猗猗。從風。劉蒨。嶰歛。數句皆言草木從風之形與聲也。但其用字既古。其音又與俗音不同。今略解之。○紛溶溶。丰茸也。參。猗猗。猶猗猗那也。字亦作旖旎。又作猗。劉蒨。卽流麗。嶰歛。卽歛吸。歛古作𦵏。見石鼓文。省寫作嶰。五臣注。遂誤以爲卉字。案長門賦。列丰茸之游樹。謝靈運詩。升長皆丰茸。一也。杜詩。巫山巫峽氣蕭森。則參蕭森。一也。毛詩。猗猗其枝。楚辭。紛旖旎乎都房。阮籍詩。猗靡情歡愛。則猗猗也。猗靡也。旖旎也。猗靡也。一也。陶宏景詩。悽切嚟。嚟傷夜情。趙彥昭詩。流麗鳴春鳥。則嚟。嚟與流麗一也。杜詩。秋風歛吸吹南國。則嶰歛與歛吸一也。字有古今。音有楚夏。類如此。聊舉其略爾。

文選雪賦注。引班婕妤搗素賦。疑非婕妤之作。蓋亦卓見也。此賦六朝擬作無疑。然亦是徐庾之極筆。文選謝惠連雪賦。謝莊月賦。二篇詞林珍之。唐子西謂月不如雪。謬矣。論體狀景物。蘊藉風流。則無優劣。然月賦終篇有好樂無荒之意。近於詩人之旨。雪賦之終云。節豈我名。潔豈我貞。無節無潔。殆成何人。與

其秋懷之首句平生無志意。同一自敗之旨。朱文公云。無志意殆不成人。信矣。惠連希逸。終身人品。亦于二賦之尾叶焉。□徒賞其春華。不可不考其秋實也。

蘇文忠公云。蘇武李陵之詩。乃六朝人擬作。宋人遂謂在長安而言江漢。盆卮酒之句。又犯惠帝諱。疑非本作。予考之。殆不然。班固藝文志。有蘇武集。李陵集之目。摯虞晉初人也。其文章流別志云。李陵衆作。總雜不類。殆是假託。非盡陵志。至其善篇。有足悲者。以此考之。其來古矣。即使假託。亦是東漢及魏人張衡曹植之流。始能之耳。杜子美云。李陵蘇武是吾師。子美豈無見哉。東坡跋黃子思詩云。蘇李之天成。尊之亦至矣。其曰六朝擬作者。一時鄙薄蕭統之偏辭耳。

陸士衡詩。感別慘舒。翻思歸樂。遵渚注。舒翻謂鵠。遵渚謂鴻。言感別之情。慘于舒翻之飛鵠。思歸之志。樂於遵渚之征鴻也。

傅玄雜詩。攝衣步前庭。仰觀南鴈翔。辛景隨形運。流響歸洞房。五臣注。景鴈影也。映于月光而色辛也。二句皆承上文說鴈。其旨始白。五臣注亦不可廢。

謝玄暉鼓吹曲。疑笳翼高蓋。疊鼓送華輶。李善注。徐引聲謂之疑。小擊鼓謂之疊。岑參凱歌。鳴笳擣鼓擁回軍。急引聲謂之鳴。疾擊鼓謂之擣。疑笳疊鼓。吉行之文儀也。鳴笳擣鼓。師行之武備也。詩人之用字。不苟如此。觀者不可草草。

王仲宣從軍詩。館宇充慶里。士女滿莊廬。自非聖賢國。誰能享茲休。廬音求。九交之道也。字從九從會。爲

是。

謝朓酬王晉安詩。南中榮橘柚。寧知鴻鴈飛。後人不解此句之妙。晉安卽閩泉州也。南中榮橘柚。卽諺云樹蠻不落葉也。寧知鴻鴈飛。卽諺云鴈飛不到處也。樹不凋。鴈不到。本是瘴鄉。乃以美言之。此是隱句之妙。

鮑照苦熱行。含沙射流影。吹蠱痛行暉。南中畜蠱之家。蠱昏夜飛出。飲水之光如曳蠱。所謂行暉也。文選註。行暉。行旅之暉。非也。

謝朓詩。寒城一以眺。平楚正蒼然。楚。叢木也。登高望遠。見木杪如平地。故云平楚。猶詩所謂平林也。陸機詩。安轡遵平莽。謝語本此。唐詩。燕掠平蕪去。又遊絲蕩平綠。又因謝詩而衍之也。

楚辭。遠望兮裕眠。陸機詩。林薄杳阡眠。呂延濟曰。阡眠。原野之色。案說文。裕。山谷青裕裕也。則阡眠字。當作裕眠。又列子云。鬱鬱芊芊。茂盛之貌。李白賦。彩翠兮芊眠。裕眠作芊眠。亦通。文選別作阡眠。字皆從目。文選王仲宣詩。探情以華。視微知著。本于史記。律書情核其華。道著明矣之語。華者貌也。然史記之語。觀仲宣之詩而益明。仲宣之詩。得李善之解而始白。觀書所以貴乎博證也。

謝宣遠詩。離會雖相雜。杜子美忽漫相逢是別筵之句。實祖之。顏延年詩。春江壯風濤。杜子美春江不可渡。二月已風濤之句。實衍之。故子美諡兒詩曰。熟精文選理。

皮日休云。毛詩鴛鴦在梁。又蟬竦在東。卽後人疊韻之始。余謂此乃偶合之妙。詩人初無意也。若文選宋

玉風賦。炫煥燦爛。張衡西京賦之。睚眦薑芥。上林賦之。玢函文鱗。左思吳都賦之。檀欒輝娟。則詞人好奇之始耳。○南史有積日失適。亦疊韻。

楚詞。朝搴木蘭之墜露兮。夕餐秋菊之落英。有問於謝疊山曰。菊英無零落。露墜矣。可飲乎。疊山曰。木蘭不常有。得蘭露之墜者。亦當飲之。秋菊不常有。得菊英之落者。亦當飲之。愛之至。敬之至也。非謂蘭露必墜。菊英必落也。此說頗得騷人言外之意。

阮籍詠懷詩。西遊咸陽市。趙李相經過。顏延年以爲趙飛燕。李夫人。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人。不必求其誰何也。不詳詩意。咸陽趙李。謂游俠近幸之儔。漢書谷永傳。小臣趙李。從微賤尊寵。成帝常與微行者。籍用趙李字。正出此。若如顏延年說趙飛燕李夫人。豈可言經過。如劉會孟言。當時實有此人。唐王維詩。亦有日夜經過趙李家。豈唐時亦實有此人乎。乃知讀書不詳考深思。雖如顏年之博學。會孟之精鑒。亦不免失之。

劉彥和云。四言正體。雅潤爲本。五言流調。清麗居宗。鍾嶸云。四言文約義廣。取效風雅。便可多得。每苦文繁而意少。故世罕習焉。劉潛夫云。四言尤難。三百篇在前故也。葉水心云。五言而上。世往往極其才之所至。而四言詩。雖文辭巨伯。輒不能工。合數公之說論之。所謂易者。易成也。所謂難者。難工也。方元善取韋孟諷諫云。誰謂華高。企其齊而。誰謂德難。厲其庶而。以爲使經聖筆。亦不能刪過矣。此不過步騷河廣一章耳。予獨愛公孫乘月賦。月出皎兮。君子之光。君有禮樂。我有衣裳。張平子西京賦。豈伊不虔。思于天衢。

豈伊不懷。歸于枌榆。天命不怡。疇敢以渝。隸釋載漢碑唐扶頤。如山如岳。嵩如不傾。如江如河。澹如不盈。其句法意味。真可繼三百篇矣。或曰。唐山夫人房中樂歌何如。曰。是直可以繼關雎。不當以章句摘也。曰。然則曹孟德月明星稀。嵇叔夜送目歸鴻何如。曰。此直後世四言耳。工則工矣。比之三百篇。尙隔尋丈也。

案豈伊不虔。思于天衢二句。當以八字作一句讀。升菴以爲四言誤。

古詩。文綵雙鴛鴦。裁爲合歡被。著以長相思。緣以結不解。著昌慮切。鄭氏儀禮注。著充之以絮也。緣以絹切。鄭氏禮記注。緣飾邊也。長相思。謂以絲縷絡綿。交互網之。使不斷。長相思之義也。結不解。案說文。結而可解曰紐。結不解曰締。締謂以鍼縷交鎖連結。混合其縫。如古人結綢繆同心製。取結不解之義也。旣取其義以著愛而結好。又美其名曰相思。曰不解。云合歡被。宋趙德麟侯鯖錄有解。會而觀之。可見古人詠物託意之工矣。

古詩。君亮執高節。賤妾亦何爲。文選范雲古意詩注。引之作擬何爲。擬字勝亦字。

謝靈運詩。曉聞夕飈急。晚見朝日暉。此語殊有變互。凡風起必以夕。此云曉聞夕飈。卽杜子美之喬木易高風也。晚見朝日。倒景反照也。孟郊詩。南山塞天地。日月石上生。高峯夕駐景。深谷夜先明。皆自謝詩翻出。

劉歆遂初賦。望亭隧之皎皎兮。飛旗幟之翩翩。王粲七哀詩。登城望亭隧。翩翩飛羽旗。實用劉歆語。

文選古詩十九首。非一人之作。亦非一時也。其曰玉衡指孟冬。而上云促織。下云秋蟬。蓋漢之孟冬。非夏

之孟冬矣。漢襲秦制，以十月爲歲首。漢之孟冬，夏之七月也。其曰孟冬寒氣至，北風何慘慄，則漢武帝已改秦朔，用夏正以後詩也。三代改朔不改月，古人辨證博引經傳多矣，獨未引此耳。又唐儲光義詩，夏王紀冬令，殷人乃正月，此亦一證。

今文語辭，竭來聿來，不知所始。案楚辭車既駕兮，竭而歸，不得見兮，心傷悲。舊註，竭，去也。又案呂氏春秋，膠鬲見武王於鮪水，曰：西伯竭來，無欺我也。武王曰：不予欺，將伐殷也。膠鬲曰：竭至。武王曰：將以甲子日至。註，竭，何也？若然，則竭之爲言，盍志。若以解楚辭，則謂車既駕矣，盍而歸乎？以不得見而心傷悲也。意尤婉至。則今文襲用竭來者，亦謂盍來也，非是發語之辭矣。文選注，劉向七言曰：竭來歸耕，永自疎。顏延年秋胡妻詩曰：竭來空復辭，皆謂盍字始通。

謝靈運詩，牽絲及元興，解龜在景平。註引應璩詩：不悟牽朱絲。三署來相尋。李善注云：牽絲，初仕也。解龜，去仕也。文苑英華，康子元參軍帖子，判云：萬里牽絲，俄畢子荆之任。九流懸鏡，行披彥輔之靈。又似用爲孫楚事。

宋人小說，謂劉禹錫竹枝詞：懷西春水穀文生，乃生熟之生。信是。文選謝朓詩：遠樹隱芊芊，生煙紛漠漠。亦然。小謝之句，實本靈運。靈運撰征賦云：披宿莽以迷徑，覩生煙而知墟。

廣雅曰：夠，多也。音遘。今人謂多曰夠，少曰不夠是也。文選魏都賦：繁富夥夠，不可單究。五臣注：曠音作平聲，不知夠究本文，自協韻也。